

撤军叙利亚，特朗普向普京认输了吗

国际观察

钮松

12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推文宣布从叙利亚撤军的决定，引发了美国国内和西方盟国的热议，俄罗斯方面则表示了欢迎的态度。美国撤军叙利亚并非特朗普的意气用事，很大程度上是对叙利亚境内的反恐形势和两派力量对比悬殊的格局的顺势而为。

“阿拉伯之春”席卷叙利亚最初几年，“伊斯兰国”从组织建设到恐怖活动逐渐从伊拉克扩散至叙利亚境内，在伊叙边境地区形成了跨界燎原之势。不仅如此，“伊斯兰国”还深度卷入叙利亚内战之中，特别是“伊斯兰国”与反对派武装之间的复杂联系，使得反对派受到叙利亚政府乃至国际舆论的诸多指责。美俄近年协同打击“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使得该组织有形存在，在伊叙边境地区大势已去，就目前来看，打击“伊斯兰国”的任务在叙利亚境内确实可称得上是基本完成。

美军原本就以打击“伊斯兰国”为名出兵叙利亚，如今以反恐胜利为由“班师回朝”便显得理所当然了。特朗普的推文虽然高调渲染了反恐任务的结束，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舍蓄承认了叙利亚反对派已无“翻盘”可能的现实。随着俄罗斯军事上的强力介入，叙利亚政府军逐步收复了大片国土和战略要地。在美俄大国的斡旋之下，反对派武装逐步向叙叙边境地区收缩且控制区域大幅缩水，事实上已难以与叙利亚政府军进行抗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早已对推翻巴沙尔政权不抱幻想，而特朗普撤军叙利亚的决定无疑是捅破了这最后一层“窗户纸”，这也符合其一贯的行事作风。

特朗普撤军叙利亚的决定不可避免会对叙利亚的权力格局产生不同层次的影响。首先意味着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公开承认了俄罗斯在叙利亚的战争优势，这对于俄罗斯和叙利亚政府而言是一个可资利用的、有利于己方的信号。叙利亚两派实力的消长与美俄对叙利亚的战略定位息息相关。叙利亚并非美国在中东地区战略的核心利益所在，与俄罗斯全力投入叙利亚相比，美国对叙利亚危机的介入原本就“先天不足、后天乏力”，这种战略定位的差异最终在力量对比走向上清晰地显现出来。基于此逻辑，当前美国不愿在叙利亚境内再进行无谓的军事投入。

其次，撤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美俄在叙复杂博弈的重要领域，美国撤军决定与俄罗斯之前的撤军行动之间有着异曲同工之效。在联合国和诸多利益攸关方的推进之下，叙利亚问题建立了诸多和谈机制，叙利亚两派斗争的一个焦点领域便是一切外国军队的撤离问题。普京曾于2016年3月单方面宣布从叙利亚撤军，2017年12月再度宣布撤军。由于俄罗斯在叙利亚建有军事基地，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其撤军的意义，但此举仍对反对派武装及其西方支持者造成了舆论压力。此次美国宣布撤军叙利亚，在舆论上有利于叙利亚反对派，其“全面”与“迅速”的撤军计划反过来也会对俄罗斯和叙利亚政府造成压力。

第三，即便美军撤出叙利亚，但反对派武装集中于叙叙边境地区的地缘现实为土耳其继续为其提供军事援助与“隔岸观火”提供了便利条件。这种地缘现实极大削弱了美国在叙利亚境内军事存在的必要性。“卡舒吉事件”促进了作为北约盟友的美土关系的改善，美国表现出对土耳其在叙叙边境地区的安全利益关切的尊重。



以叙利亚库尔德人为主的武装14日攻破“伊斯兰国”在叙利亚代尔祖尔的“最后据点”。视觉中国

值得关注的是，美国撤军会进一步增加叙利亚局势的复杂性。土耳其今年初便展开了针对叙叙边境地区叙叙库尔德武装的越境打击行动，美国若现在撤军，会更加难以阻挡埃尔多安进军叙叙边境地区拉底河东岸地区的计划成为现实。土耳其越境打击库尔德武装军事行动的不断升级，将促成叙利亚政府、反对派和库尔德人之间关系的错综演变，控制着大片国土、主要由库尔德人组成的“叙利亚民主力量”(SDF)便直言不讳美国撤军是“在背后捅刀子”。

总体而言，美国撤军叙利亚会促使有关叙叙的大国博弈及叙叙内各派的角力连横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

将在政治和军事上受到全面削弱。与此同时，土耳其舆论认为，由于美国国内反对撤军行动的声音强烈，因此特朗普的决定能否真正落实还有待观察。埃尔多安指出：“对叙军事打击计划不会无限期等待。我们欢迎美方的撤军声明，但仍需谨慎对待，因为过去我们有过惨痛的经历。”

土外长恰武什奥卢21日强调，土美就撤军安排加强协调十分必要。目前，双方正就这一问题进行接触和沟通，土美联合工作组计划于明年1月在华盛顿就撤军安排举行磋商。土安全事务专家纳伊姆·巴比尔奥卢认为，鉴于美国政府以往多次食言，土耳其将根据土美双边谈判进展来调整对叙作战计划。

美国“观察家”网站专栏作家安贝林·扎曼认为，美国人撤走后，土耳其也未必可以毫无顾忌地打击库尔德武装，因为土耳其还要顾及另一个大国——俄罗斯的态度。新华社记者 施春 秦彦洋

土美就叙叙库尔德武装问题存在分歧。土方指认叙叙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是土反政府组织“库尔德工人党”的叙利亚分支，属于“恐怖组织”，而美军一直与“人民保护部队”密切合作，打击“伊斯兰国”。

土耳其智库经济和外交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锡南·于尔根表示，美国从叙利亚撤军将消除土美关系中最具破坏性的一个障碍。失去了美方支持，叙叙库尔德武装“武装分子”？埃尔多安回答：“我们以前曾说过会这样做，以后也会这样做，只要你给我们必要的后勤支持。”

美联社21日援引美方官员的话说，在通话前，幕僚们为特朗普准备了一份谈话要点清单，其中包含坚决反对土方对叙叙库尔德武装动武的建议，结果被特朗普搁置一旁。在电话交谈中，特朗普完全没有与他的外交安全团队核心成员进行协商，就向埃尔多安作出撤军承诺。

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作出撤军决定并非一时兴起。秉持“美国优先”理念的他一直对美国在海外的大规模军事存在不满，试图让美军从叙利亚“泥潭”中早日抽身。

自2016年7月土耳其发生未遂军事政变后，土美关系一直不睦。近日，因土方宣布很快将在叙叙北部发起打击库尔德武装的军事行动，土美关系更趋紧张。为帮助叙叙库尔德武装，美方目前在当地驻扎着约2000名士兵。一旦土耳其动武，这些美军部队的安全将难以得到保障。

我驻加使馆发表声明斥不实言论

称加方指责中国对其进行网络攻击和黑客行动是“贼喊捉贼”

新华社渥太华12月21日电(记者李保东)针对日前加拿大媒体报道并指责中国对加进行网络攻击的不实言论，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21日发表声明予以驳斥。

声明说，那些拥有“棱镜计划”“方程式组织”和“梯队”全球间谍网络，长期对外国政府、企业和个人进行大规模、有组织的网络窃密和监听、监控活动的国家，居然指责中国对其进行网络攻击和黑客行动，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这是典型的“贼喊捉贼”。中国是网络攻击的受害者，而不是作恶者。加方如果遭受网络攻击，发动者决不是中国，而是另有其人。

声明还说，中国从未对加从事过国

家支持的网络攻击行动，因此更谈不上向加方承诺不再进行此类活动。一个人不可能承诺停止他所没有做过的事。中加双方在网络安全问题上达成的协议是，两国政府都不进行或在知情状况下支持旨在保证公司或商业部门竞争优势的网络窃密或知识产权的行为，包括行业秘密或其他机密商业信息。加媒体报道中的有关表述是编造的“事实”，严重误导公众。

日前，加拿大媒体报道美国有关当局以“网络窃密”为由起诉两名中方人员，并指责中国对加进行网络攻击，称中方行为违反了加国对加方做出的停止国家支持的网络攻击用于窃取私营部门商业秘密和专利技术的有关承诺。

“圣诞奇迹”未现 美国政府“停摆”

本报讯 综合新华社消息，由于美国国会未能就临时拨款法案达成一致，部分联邦政府机构从美东部时间22日零时起“停摆”。据媒体报道，此次“停摆”涉及国土安全部、农业部、商务部、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司法部、国务院和财政部等部门。

由于民主和共和两党在总统特朗普要求的在美边境建隔离墙经费问题上分歧严重，最终导致临时拨款法案在国会“难产”。19日晚，参议院表决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该法案确保联邦政府正常运行至2月8日，但不包含特朗普要求的建墙经费。20日，众议院通过加入57亿美元建墙款的修改版本法案，但

该版本21日未获参议院批准。按法新社的说法，如果国会通过包含建墙费用的临时拨款法案，那将是“圣诞奇迹”。

副总统彭斯、白宫新闻局局长马尔瓦尼和特朗普的女婿、白宫高级顾问库什纳21日在国会大楼与民主、共和两党高层讨价还价数小时，没有达成妥协。众议院21日晚7时前休会，参议院一个小时前休会，没有表决众议院前一天通过的临时预算拨款法案。

据媒体报道，目前只能寄望于白宫和两党议员继续协商，以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妥协性法案。参议院将于22日中午12点复会。一些众议员说，一旦需要表决拨款法案，会提前24小时得到通知。

特朗普“避难新政”被裁定违法

美最高法院下令政府暂缓执行这一新政

新华社华盛顿12月21日电(记者邓仙来 孙丁)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1日裁定，政府不能立即实行关于拒绝受理非法入境美国的移民避难申请的规定。当天，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5比4的投票结果，阻止美国政府实行颁布于11月9日的总统公告。目前，与该公告相关的法律诉讼仍在进行中。

按这一公告规定，自11月9日起，寻求避难的人须从入境口岸进入美国并申报；非法入境者的避难请求将被拒绝。该规定自颁布之日起90天内有效。美政府官员介绍称，“避难新政”主要针对大批通过墨西哥北上赴美的中美洲移民。

根据美国《移民和国籍法》，移民无论入境方式是否合法，都可以申请避难。美政府发布这项规定后，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等组织就此提起诉讼。11月19日，美国加州北区联邦法院裁定该规定违背联邦法律，发布临时限制令禁止该项规定。

美国司法部称这一限制令“荒谬”，并要求总部位于旧金山的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允许该规定在诉讼过程中生效。第九巡回上诉法院12月7日宣布裁决结果，支持地区法院的意见，认为政府的政策可能与美国现行法律不符，应暂缓执行。

美军航母打击群重返波斯湾

伊朗派多艘快艇尾随并启动大规模军事演练

美国海军“约翰·斯滕尼斯”号航空母舰打击群21日驶入波斯湾、即海湾。这是美军航母自美国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以来首次重返这一海域，结束17年来最长的一段“空白期”。

“斯滕尼斯”号航母打击群当天遭遇伊朗海军多艘快艇尾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定于22日起在南部海域大规模演练。一名美国国防部官员本月初早些时候说，美军航母只要出现在中东海域，就是向伊朗展示武力。

“斯滕尼斯”号航母打击群将在海湾停留数周。按照五角大楼本月初早些时候的说法，航母舰载机及其护卫舰艇将协助在伊拉克、叙利亚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支持美国主导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阿富汗的行动。

“斯滕尼斯”号航母21日航行期间，大约30艘伊朗海军快艇尾随。一些伊军快艇甚至开到航母前方，停下“观察”。

美联社报道，伊军快艇一度远远地试射火箭弹。一架似乎商用级别的无人多旋翼飞行器从一艘伊军小船升空，对美军舰船拍照。“斯滕尼斯”号上的媒体记者清楚地拍到，伊方摄影师和摄像师在船上拍摄美方航母。

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指挥官穆罕默德·帕克普尔准将告诉媒体记者，“伟大先知”演习最后阶段12场演练定于22日开始，参演部队包括快速反应部队、空降兵、中程导弹部队和海军陆战队。他说，这场演习纯属防御性质，但伊朗会坚决回击一切侵犯。伊军将在演习中操练反击时需要运用的战术。

伊朗半官方的迈赫赫通讯社报道，演练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北部的格什姆岛举行。在美国《新闻周刊》看来，伊军演习旨在回应“斯滕尼斯”号航母打击群进入海湾。

从“西奥多·罗斯福”号航母今年3月离开海湾，到“斯滕尼斯”号接班，中东地区出现自美国2001年遭受“9·11”恐怖袭击发生以来最长的一段美军航母“空白期”。美联社解读，这种长时间空白今后可能成为美军的一种常态。

在中东地区部署航母是美军自1991年海湾战争以来的一贯做法。马蒂斯2017年1月出任国防部长后寻求调整美国海军战略，让航母打击群的部署更加难以预料。只是，由于特朗普宣布从叙利亚撤军促使马蒂斯决定离任，不清楚马蒂斯的继任者是否会延续航母部署调整。胡若愚(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无人机频频“入侵”英国机场
数万旅客因此滞留，两名嫌疑人被警方逮捕

新华社微特稿 英国警方21日晚逮捕两名嫌疑人，指控他们“违法使用无人驾驶飞机”，致使全国第二大机场盖特威克机场自19日以来大批航班延误或取消，数以万计旅客滞留。

萨塞克斯郡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警方21日晚10时过后逮捕两人，指认他们用无人机严重干扰盖特威克机场的航班。“警方调查在继续，我们已经盖特威克机场采用一系列探测手段，以减少无人机干扰。”警方呼吁旅客和盖特威克机场附近民众保持警惕，及时提供线索。

盖特威克机场位于英国首都伦敦以南大约50公里，因无人机频频“入侵”，从19日开始陷入混乱，多次关闭。机场所处萨塞克斯郡警察局侦查总警司贾森·廷利说，19日晚以来，盖特威克机场共计50多次发现无人机。盖特威克机场一名发言人21日上午说，当天进港的

412趟航班中，91趟航班取消；原定371趟出港航班中，64趟取消。

英国《每日邮报》网站报道，警方21日出动20支小分队，3架直升机搜寻无人机。军方在机场安装干扰发射器等专用设备，以期“驱赶”无人机。

按照廷利的说法，警方把击落无人机的化解盖特威克机场这场“危机”的选项之一。不过，无人机行踪“神秘”，似乎与警方玩“猫捉老鼠”游戏。萨塞克斯郡警察局总警司贾斯廷·伯滕肖说：“我们每次对接近发现无人机操纵者，无人机就消失。当我们重新开放机场空域，无人机又再次出现。”

微型旋翼无人机近年在英国广受欢迎。这类无人机在空中“接近”民航航班的事件不时发生，威胁航空安全。英国7月起规定，操纵无人机进入机场周围1公里范围内违法，操控者可能面临最长5年监禁。(包雪琳)

全球亿万富翁总资产近一半控制在家族办公室手中

家族办公室：国际金融市场一股神秘力量

地球村印象

本报见习记者 吴姝

据英国媒体报道，一场关于“家族办公室”(Family Office,简称FO)的研讨会近日在迪拜召开。出席会议的人士非常尊贵，包括贵族、亿万富翁、他们的继承人以及资产管理人等。“在这个房间里，与会人员的资产加起来也许超过2万亿美元。”一位参会的记者在文中写道。

他们在讨论一种新的资产管理模式——家族办公室，会不会成为改变国际金融领域格局的“提坦诸神”？

“超级富翁的超级帮手”

家族办公室已成为投资界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当前，全球亿万富翁控制了将近9万亿美元资产，其中约4万亿美元放在家族办公室中，这一数字甚至超过全球对冲基金管理的资产总额，相当于全球证券市场6%的投资额。最大的家族办公室已成为强硬的集团，在重大交易上能与全球性大银行以及私募公司匹敌。一位家族办公室主管说：“我们是大多数人从未听说过的、投资领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家族办公室从家族产业中发芽并持续为一个家族服务，这就是它最纯粹的形式，即“单一家庭办公室”(SFO)。一家SFO约有十多位雇员，拥有至少1亿至1.5亿美元资产的家族才能负担得起它的运转费用。

而衍生的“多家族办公室”(MFO)则服务于多个雇主，最庞大的MFO可以服务上百个家族，费用均摊后，拥有



法国欧尚集团现任主席阿诺·穆里耶兹在欧尚超市内采购。视觉中国

2500万美元以上资产的家族即可负担。除了管理资金外，家族办公室还承担着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服务，包括税务和法律服务，监管网络安全等。有的还能处理敏感的家庭事务，例如拟定婚前协议或离婚协议，帮助继承人上任等。因而被称为“超级富翁的超级帮手”。

家族办公室还帮助不少家族打破了“富不过三代”的魔咒。追根溯源，家族办公室是随着19世纪美国“强盗式资本家”的发家而诞生，美国标准石油公司创始人约翰·洛克菲勒率先在1882年成立了他的家族办公室；摩根大通创始人约翰·皮尔庞特·摩根随后效仿。而法国欧尚超市集团的穆里耶兹家族，绵延五代已有600多名家族成员，如此庞大的家族事务正是由其家族办公室维持着。在美国和欧洲，几百个家族办公室已经服务了三代之上的家族成员。

金融危机催生了SFO的爆炸式增长

本世纪以来，家族办公室的数量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其范围也开始向其它国家蔓延。大约有5000至一万个家族办公室坐落在美国、欧洲以及亚洲主要的金融中心，据悉，在印度也有45个家族办公室正式成立。

印度第二大制造业巨头戈达达出口公司董事长在2007年隐退之后，就委任其女婿帕尼建立了一个SFO来管理家族财富并向下一代过渡。为此，帕尼花了一年时间，奔赴世界各地参加各种会议、收集相关知识，“在印度，这是个非常新的领域，我去欧洲大陆和伦敦的家族中了解他们创办家族办公室的经历。”

全世界超过2/3的家族办公室成立于2000年后，据《经济学人》杂志分析，

这是因为近年来金融领域中“流动性事件”的增多，比如初次公开发行后有大量的现金需要管理；另外，作为一股“时尚潮流”，尤其是亚洲新兴的亿万富翁不甘站在这个俱乐部的门外；同时，还源于富豪们对第三方资产管理者的信心的破灭，它们充斥着各种不透明和贪污的丑闻，银行竭力推销昂贵的产品，合伙人总是收取高额的回扣等等，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淹没市场信心以来，据《福布斯》杂志报道，SFO的数量一下子增长了10倍。

亿万富翁的增多也是个中原因之一。1980年来，世界上0.01%的人占据世界总财富份额已由3%上升到8%。可以说了解家族办公室也是了解这些“0.01%们”是如何挣更多钱的。

显然，家族办公室会被冠上“加剧社会不平等”之类的“罪名”，但这还不是最令人担心的事情。《经济学人》列举了家庭办公室崛起可能带来的三个担心的后果：第一个担忧是它可能危及金融系统的稳定性，不透明性若与巨额资金相关联，可能给市场带来爆炸性的震动，如1998年，超级富豪力挺的美国长期资产管理公司1000亿美元对冲基金投资失误，震动了华尔街；同时，家族办公室可能放大富人对经济的影响力，比方说，比尔·盖茨如果专门在土耳其投资，他将控制当地65%的股票市场；而最危险的后果是，家族办公室比普通投资者更有特权获取信息、交易和税收计划。

当超级富豪“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也就是家族办公室崛起之时，它是否会像希腊传说中曾统治世界的“提坦诸神”，带来巨大而可怕的力量？